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析疑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析疑卷六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燕禮

疏所分四類似未安本國之臣入貢獻功於王朝出聘于隣國而還勞之一也有大勲勞功伐而特燕賜之（詩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燕勞而受命賜也 左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食禮使佐新軍）二也無事而燕羣臣三也燕聘賓四也聘賓則入大門而奏

肆夏以主君出迎于大門之内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肆夏以君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無事及出聘者不宜以樂納其諸有大勲勞者與

小臣戒與者

檀弓記朝不坐燕不與則中下士多不與者矣不言戒之之所其在朝者面戒以事未入者則使胥戒於家可也旅酬胥薦主人則傳戒非胥無使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官饌謂籩人醢人庖人外饔所共薦羞牲體也不曰命諸官共饌而曰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具陳寢東以俟時而進也

樂人縣

註宮字疑衍　疏以小臣相工謂諸侯無眡瞭非也燕與大射使小臣僕人相工所以崇賓祭大射所相不過大師小師上工耳燕禮工四人瑟二人小臣不能徧相非眡瞭孰任之且小臣授瑟而降相祭者何

人乎凡大祭祀聲樂備具即事之工甚多非用眂瞭不能使有位者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與且眂瞭所自共之樂事將孰使代之

設篚洗于阼階東南

大射先設尊後篚洗乃自上而下此先篚洗後設尊乃由外而内燕先賓筵以終司宫之事大射則先君席而次及於賓乃紀事者各就事緒文勢以爲先後

别無深義可推

司宫尊于東楹之西

註司宫當天子小宰非也乃戴記所稱宫宰之屬中下士耳小宰則在侯國為小卿席位當次于卿而在五大夫之上乃為賓設席下逮工師又徹賓席與甸人執燭乎

尊士旅食于門西

註謂士旅食庶人在官者非也士有不與燕而府史

胥徒乃得與獻酬僎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經所謂士即司士之所作也蓋升于司馬而未授官之士雖未受職而已不家食又羣萃而食于公所故謂之旅食也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下經所獻庶子即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知矣升于司馬入于國學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也故雖無執事而得獻所以興起之

司宫筵賔于户西

不言卿大夫之席位具見於大射也祭而擇士公卿大夫士無不與者故席位必于是具焉其入門及立位則于𤋮見之以朝夕出入之常大射無以易也註無加席𤋮私禮臣屈也䟽對公食大夫異國之臣禮得伸似未安大射之賔有加席亦異國之臣乎盖𤋮以閒暇為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賔無加一循其常大射辨等威則特加席以致隆于賔示尊賢之義與貴

貴同也

公升即位于席西鄉

君常南面疑席雖西鄉而即席仍南面故再言西鄉

以著其位

卿大夫皆入門右

臣入君門由闑右嫌燕或有異故著之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

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正一師

也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授瑟者小臣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無事不升堂故小臣師立于東堂下南面預擬公降立則侍公之右猶大射席孤于阼階北面而侍公之左也公降小臣正宜從降與師並立東堂下而文略以公升之後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事則其位在東堂下可知矣

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

官中之士既與卿大夫立于庭西而復有此文則當為升于司馬而未任官受禄之士明矣

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

燕義曰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此一義耳才德之大小不限于名位故春秋時子產叔向自始仕而聞望重于諸卿故以大夫為賓尊賢之義彰焉天子之宰夫為下大夫降殺以等則諸侯之宰大士也使與公卿為敵者之禮則非所安蓋貴貴之

義寓焉饗食燕射國之大政也君卿實共主之故不以公卿為賓體國之義著焉故曰禮者義之實也

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羞膳者與執冪者同請而無命何也羞膳者有常職而執冪者無定也然則獻公士薦脯醢不與執冪者同命何也必膳宰之屬士共之亦以有常職無煩特命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君命執冪者而膳宰即請羞于諸公卿者則羞膳爲膳宰之常職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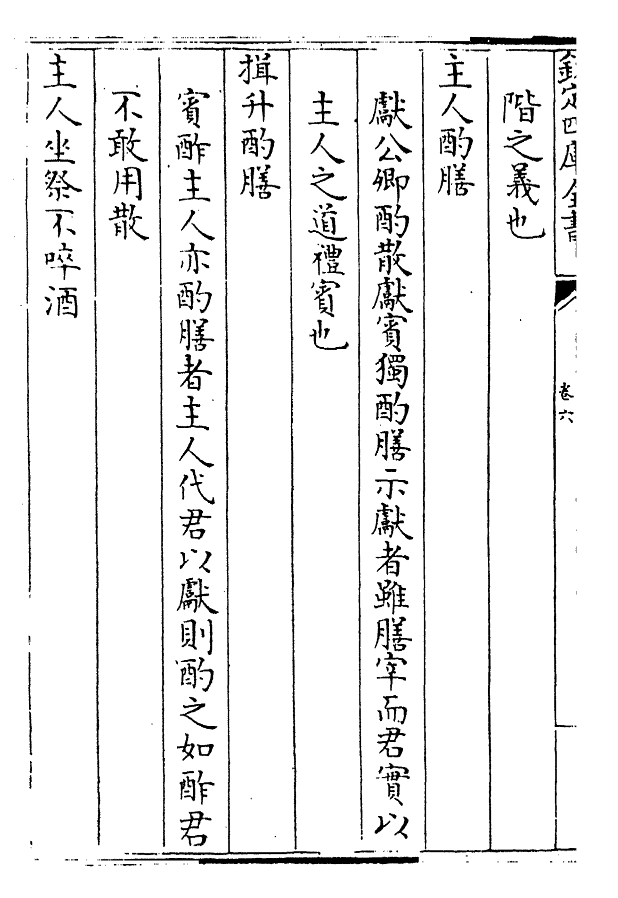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

燕與大射但言主人不著其爲何職以有常職也周官王燕飲酒膳夫爲獻主而燕義曰宰夫爲獻主何也周官宰夫掌賓客膳獻飲食之數而此篇羞牲俎者皆膳宰則爲獻主者舍宰夫無以也王朝與侯國獻主所以異者何也王朝之宰夫不惟掌治官之目

兼執五官之總凡事必由焉大賓大客燕賜無數必不能供獻主之事故惟祭祀乃掌薦羞侯國則治禮事三官各有小卿分職以附于三卿而燕射亦希故宰夫可為獻主耳

賓揖乃升主人升

凡賓主之禮主人先升客從之惟燕與大射賓升而主人從盖君雖命為賓不敢以賓自處而與主人序尊卑即膳宰雖為獻主不敢以主人自處而升自賓



階之義也

主人酌膳

獻公卿酌散獻賔獨酌膳示獻者雖膳宰而君實以

主人之道禮賔也

揖升酌膳

賔酢主人亦酌膳者主人代君以獻則酌之如酢君

不敢用散

主人坐祭不啐酒

鄉飲鄉射之酒有司及時所造故主人雖無告旨之義必啐以嘗之燕與大射則公酒無不旨之疑故主人不敢啐公卿亦然惟賓受獻則啐之不可以不啐而告旨也

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崇酒敵者所以致渥洽也君專大惠而膳宰拜崇酒是代君尸惠故不敢且禮大物博異于鄉飲鄉射亦無庸增益尊中之酒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並言酌膳嫌不敢酌膳也獻公則酌膳不待言矣　敖氏謂經言獻酳在席者多矣獨此與大射見獻公之儀則其他獻酳皆正向其席非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皆于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蓋賓席在西階自宜西面公席在阼階自宜東面而進獻自席南故皆北面耳

公拜受爵

天子于羣下舍喪無拜法而諸侯于大夫士皆答拜何也天無二日惟喪則臨之以先王苫塊之中不敢以至尊自處也古者家臣可以升于公則諸侯之臣有大德大功王亦可以賜國位有尊卑以天子臨之則皆比肩而事主者故臣之稽首一同于天子而君則答拜不敢上同于天子然亦惟始見及燕射有拜法其朝夕見惟以揖春秋傳三揖在下是也司士所掌朝儀司儀所掌合諸侯之儀皆止于三等揖法

古者天子于師保拜手稽首諸侯于羣下受爵必拜燕見而退送之降階及門以君臣而用師友之禮平時恩浹義明然後君有過失雖深言而不疑國有大事可正言而立斷設儀起敎之意蓋深遠矣

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

私家燕飲之禮主人親饋故燕禮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正其爲賓主也獻君則士薦脯醢不敢用賓主之禮而少變之也大射則君及賓之薦設皆使

宰胥盖小膳宰皆君之親臣祭祀有常職焉故息其

筋力使得盡志于射自大夫以下皆不獻亦此意也

賓與公之薦設皆曰膳宰而不曰小膳宰者主人

方獻則薦設者非主人明矣但未辨其為膳宰之佐

與屬故記詳之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自飲而酌膳代君以酢如君自酢無用散之義也公

受爵而拜卒爵而拜主人答拜皆不稽首循獻禮之常也至代公自酢則賓主之禮臣下所不敢望於君故再拜稽首以比于君賜之爵而不敢以主人自居也

媵觚于賓酌散

代公自酢則酌膳酬賓之爵已所自飲則酌散賓奠而不舉之觶乃代公致于賓故亦酌膳時措之宜如此　獻為正爵而酬從之如媵之從嫡故以名焉

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

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奠爵而不授以此觶不用不煩賓以親受也燕則君賜故親相授受以致其嚴恭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主人及媵爵者皆代君行禮而君禮之則異何也膳宰士也且為獻主職素定矣故臨事無加命媵爵者大夫也小臣作之必進受命于君故答其拜也主人獻賓獻公酬酢始畢即作媵爵者俾主人得暫息然

後獻公卿大夫也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

鄉飲酒鄉射媵爵者皆先自卒爵示欲代賓大夫導飲也而賓大夫更卒觶必自致其敬而後安也燕射宰夫代君以獻大夫似可代君以酬而公酬賓亦自卒觶以君之于臣不可以獻而酬以導飲則無妨也至酬賓以後三舉酬不復卒觶則義當有節耳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

所酬惟賓而或命皆致以後媵酬爵者皆此二大夫故二觶齊舉示一以酬賓一以酬公卿大夫也及爲公卿舉旅則易觶而不相因以瀆爲嫌也至爲士舉旅則因賓媵觶于君而及之示君待羣士不異于賓與公卿大夫也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

註謂就其階而酬之非也凡獻酬主人就賓之階賓就主人之階經皆明著之況以君而就臣之階以酬

以拜無不特書之理敖氏謂立于席舉觶鄉賔而酬之于文義脗合

賔下拜小臣辭賔升再拜稽首

前既下拜矣接時又下拜故及其未拜而辭之止受其升拜後酌媵下拜亦然禮下之恭不欲其僕僕而亟拜也

賔進受虚爵

觀此則公不就西階亦明矣凡經言進體例不一於

揖讓行趨而言進者各指其事表其地也于受爵而言進者皆至其席前鄉飲酒賔拜進坐奠觶于薦西鄉射賔進受爵于席前是也于授物而言進者婦見舅姑執笲進拜奠于席是也公酬不言就西階飲不言降席而賔受虛爵曰進則進受于公之席前明矣

賔以旅酬于西階上

公卿先受酬而後獻何也君不可親酌以獻臣若酬則自飲以相導故可親也公卿君之所敬故既親酬

賔因藉手于賔以酬之士爲獻主而媵爵者以大夫何也君親酬賔暨公卿大夫禮重于宰夫之獻也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舊説大夫包公卿以周官六卿之貳皆中大夫記又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也下經分獻公卿及大夫則此大夫包公卿明矣

賔坐祭立飲卒觶不拜

凡旅酬皆不拜卒爵以時不能給筋力亦不能勝也

故燕與大射雖君所賜爵不拜以示禮之節宜然而

非慢于終也

大夫辯受酬如受賔酬之禮

一如公卿受賔酬之禮而無殺也

司宫兼卷重席設于賔左

賔無加席故卿之席臨事乃設辭即徹之不敢以重

席臨賔也若前與賔席同設則相形而若有所絀矣

乃薦脯醢

大射大夫有脅而燕則卿無脅何也惟食禮有茹牲體饗燕皆祭而不舉大射將祭而辨尊卑義近于饗故備設籩俎以見其文燕示慈惠庶羞畢陳以致滋味故公及賓而外不設籩俎以見其質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諸公乃天子有加命而禮絶于同僚者也故席于阼階西所以别于卿大夫而并無加席以示下不敢過

于賓上不敢擬于君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公若命長致則仍有奠而不舉之爵而再請媵爵者以此為公卿大夫舉酬之始不可仍酬賓未用之爵也曰二大夫媵爵如初見媵爵者始終惟此二大夫也為君行酬則致爵者大夫坐而飲則執爵者士輕重之衡也

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

立于洗南者亦拜以同受君命後此君為大夫舉旅所舉即立于洗南者所奠之觶也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

賓前已受酬矣長之中若有諸公及師保之卿則宜先故所酬無定也公舉酬爵經文凡三變此不曰舉觶而曰又行一爵唯公所酬者前已再卒觶矣能更勝酒則仍親卒觶若不能勝可竟以此觶授賓若長而使自行酬也

脀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

主人已三卒爵矣而至是始薦何也諸侯之膳宰士也以為主人故崇之使與大夫班而同受薦其前之不可以薦何也與公及賓酬酢而受薦則于下為汰于上為慢矣公及賓與公卿獻薦相隨以優尊也大夫則辯獻有席而後薦主人薦于獻大夫之時士則既獻就位東方而後薦皆以便事也自卿以下皆無脀而于主人始言之者鄉飲酒鄉射主人設俎與賓

同疑于有脀故特文以見之也記言薦卿者小膳宰
主人與大夫同時而薦則大夫亦脀薦可知也大射
禮公及賓皆宰胥薦則士庶子及内小臣之薦不宜
同屬宰胥而胥以下更無可任豈胥亦分大小薦大夫者
乃宰胥而士庶子内小臣則内外饔之胥薦與
辯獻大夫遂薦之
自大夫以下皆徧獻後同薦省其節以便事也隨獻
而薦則費時多矣

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燕與鄉飲酒樂正先升大射則後工而升何也此二禮笙入閒歌合樂備舉而後樂正告樂備故先升以示並監堂上下之樂也大射惟歌鹿鳴故樂正從工師而升旋隨而降以監下管禮略故其辭亦略也鄉射惟合樂而樂正先升卒告樂備何也鄉大夫興賢能故笙歌閒歌宜備舉以厲羣士州長教射則但舉鄉樂而鄉之正歌亦可云備矣若大射則國政也禮

宜備樂而射事殷繁工歌鹿鳴管惟新宫故不得告

樂備耳

小臣坐授瑟

敖氏謂周官小臣四人此侯國不宜相工者亦四人竊疑持瑟而相者乃正與師其相工者則官中下士也大射禮僕人正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工大僕僕臣之長小臣僕臣之貳府史胥徒並同則燕禮相工而不持瑟者必官中下士也大射註云僕

人士其吏𦍒即謂官中下士與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鄉飲酒鄉射主人獻工于西階反阼階上拜送爵賓

主正禮也獻笙即拜送爵于西階禮殺也燕大射獻

工亦拜送爵于西階工賤代君賜爵不得全用賓主

之禮

薦脯醢使人相祭

公及賓與公卿獻薦相隨而工亦然何也工數少儀

略故歌奏獻薦同時而畢事同而義異也

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上經公又行一爵唯公所酬或親卒爵或徑以授賓若長不定之辭也此曰唯公所賜則惟舉奠觶以賜受酬之大夫而公不自飲之辭也盖公既三卒爵矣即能勝亦不宜多飲以自檢于威儀故下經賓勝象觶公亦不自卒觶而以賜大夫盖無算爵之始又不可不自飲以導之故不得不預為劑度耳　為大夫

舉旅不于獻後而介于獻工獻笙之閒何也正禮再獻再酢一酬公與賓尚有閒而獻主無時休息雖强力者亦倦矣故别使大夫媵觶以休獻主自是以後公爲賓舉旅而主人獻公卿公爲公卿舉旅而主人獻大夫皆媵觶者與獻主遞代而即事獻大夫禮略獻工尤略故同時而畢然後公爲大夫舉旅而主人獻笙仍與媵觶者事相閒耳

笙入立于縣中

曰縣中不知其為何所也大射兩階縣編磬編鐘一建鼓在阼階之西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南則笙立于縣之中央明矣凡儀禮應具而無文及辭略而指不分明者以是推之可八九得也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

鄉射獻笙不洗州邑之樂工至笙益賤矣故禮殺燕之笙必官中之士也與膳宰爵等相差故並為之洗至鄉飲酒則主人乃國卿即工為大師亦有獻而無

洗體當然也

君曰以我安卿大夫

立司正恐既醉而號呶俾謹其儀法也而不可以爲

禮辭故曰君命我爲司正乃所以安卿大夫使坐而

行酒耳言卿大夫則賓可知矣不及諸公燕禮輕非

大射擇士以祭之比或不以煩諸公也

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

鄉飲鄉射主人作司正故許諾而主人拜焉司正答

焉燕與大射則官事有常故司正自請而不拜也惟卒觶之拜則皆無答而其義各别飲射之觶將糾旅酬者之儀法而先自飲以為式若主人與賔答拜則似與司正共監衆賔故不敢答示已亦在所糾之列也燕與大射則有司共其常職君無庸答拜而主人亦不敢答示共禀于君命與衆賔同也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

鄉飲酒鄉射賔請而後主人命徹尊賔也君臣之禮

則有司要其節而請于君宜也

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

乃安擯者以皆安坐告也鄉飲酒鄉射賓主人雖有尊卑而爲鄉黨朋儕之禮故主人請之而衆即升坐燕則以諸臣而升坐于君之堂心必不安故先有安卿大夫之命而對曰敢不安示本不安而以君命不敢不坐也坐定之後擯者復以安告嚴恭之義即於和樂中寓之

羞庶羞

牲以狗而羞則庶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嘉

惟偕可羞者無不薦也此西周之詩可以證周公之

典禮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

司正射人也而稱司正以特薦宜首庭長也鄉射之

司正司射司馬皆以州之屬士攝事而假以是稱燕

則皆以大射正為之故下經特標若射則大射正為

司射以明篇首之射人此特薦之司正皆大射正而同薦之射人則小射正也周公射人下大夫二人司射反為司正不見于經何也以鄉射作相為司正司正為司馬司馬反為司正義可互見也大射正為司正又為司射則射畢之後反為司正者非大射正而誰哉燕而射則不立司馬而凡禮事皆射人主之何也周官射人掌公卿大夫士之朝位詔相其儀法君行必從則燕射之禮事惟射人掌之為宜

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

其文正與辯獻大夫遂薦之相對明大夫于獻之時

遂薦士則辯獻畢立于西方而後同時齊薦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獻勝爵者無文包于大夫也獻無筭爵之執爵者無

文包于士也惟主人則無受獻之禮盖身為獻主更

無獻之之人故惟卒爵于君及賔之酬酢而薦則與

大夫之獻薦同時也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

得獻在庶子之先則爲升于司馬之士益明矣就其尊而獻者在禮侍飲于長者拜受于尊所士旅食者位卑人衆而禮不可廢故體主人之勤而簡其節也凡不拜受爵者以獻酬者本不拜士旅食之初受爵者主人亦宜拜獻而受者亦拜文不具耳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

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媵觶以

致敬于君君即取所媵之觶以賜卿大夫使遞酬以及于士以示君于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于上下矣二大夫媵觶之始君坐取觶至是復坐取觶禮以嚴終脫屨升堂坐而行爵無算易至怠忽故君先自力于禮以教之肅也

降更爵洗升酌膳

即以象觶賜君之惠也更爵而後行酬臣之禮也所受象觶無卒觶之文葢賓所以獻君非臣下所敢飲

奠而不用可也飲酒之禮爵有實而終不用者義各有當也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

士自酌以相酬故大夫卒受者亦自實以先之而不用執爵者禮之曲當于人情類如此

士旅酌卒

同爲士不得使執爵者酌又不得使卑者升堂而代酌也

遂獻左右正與内小臣皆于阼階上

庶子之後惟左右正内小臣得獻則知胥以下必無獻酬之禮待事終日必别有飲之食之之法以事微不見于經記耳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

特表其為士以事之終或疑使無位者代其勤也自大夫以上皆得親與君為禮士則受酬于大夫並不得與公卿接故于禮終使二士執無筭爵不惟執膳

爵者得徑進于公即執散爵者亦先進于公而公親命之以賜公卿所以作其志氣而厲其節行也士位在堂下而獻必於階上亦此義也獻執爵者無文何也該于上經辯獻士也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

此爵公終不舉而奠之何也奠之而公不舉以示飲有秩節而無醉飽之心也

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

至無算爵士必不能拜辭拜受故卒受爵之大夫不拜而飲以先之若酬者拜則受爵者不得不拜矣于士之酬不拜則似于士太簡于大夫之酬先之則知時不逮而上下同之矣

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

公不命升成拜何也此禮終而總拜君之賜也異國之賓明日拜賜君不復見而聽其稽首于門外故本

國之臣聽其稽首于階下而不復命之升成拜蓋以朝夕君所之人而拜賜于明日是自同于國客也故必變其節而後各明其義焉　君命徹冪使羣臣盡膳尊而卿大夫降拜反坐不復行爵士終旅是至此士亦酌膳以相酬也葢賓與卿大夫各受特賜之膳爵脫屨升堂又酌膳坐行以徧故不敢專君之惠而均諸羣士貴臣推賢讓能不敢賴寵之義也燕之初卿大夫獻酬皆以散至末而羣士皆飲膳示君之馭

臣名分則親貴不敢假恩義則疏賤不敢遺惟嚴于始乃可以厚終也禮之起教于微渺類如此

士終旅于上如初

士受爵西階上終旅于上而别記曰燕不與何也古人重禮不得與升堂之坐則不以獻薦為榮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

鄉飲酒之禮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而燕則至于宵何也鄉大夫興賢能公卿大夫相飲自不宜廢朝夕之

官常國君無事而燕羣臣及以賔燕必君臣之職業皆于正晝畢之而後休其餘閒故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且燭不見跋亦未至于怠荒也春秋傳所謂未卜其夜者乃齊桓賢陳敬仲就其家而飲公非典禮也燕薦庶羞而不設黍稷則日必下昃而後舉之可知矣

賔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内霤

工笙並受獻不宜獨遺于金奏故賔以薦脯賜之九

夏皆以鐘鼓奏而所賜惟鐘人以鎛師掌金奏之鼓別無鼓人也賓及門內霤則奏陔者尚未離庭中之位所受特其黨之立于門內者耳盖以為禮也非飲食之道也一人受則與衆同之矣　凡薦之實皆不舉則既徹府史胥徒皆取分焉故以賓脯賜鐘人見其凡

公不送

士大夫侍食侍飲君降送及門而燕則不送何也侍

飲食必民之望或君之故舊也私致其隆禮可已燕畢而氾送卿大夫則非國體也主人拜至而不送何也燕既終則仍宰夫耳豈惟不敢代君而為主人亦不敢與卿大夫為敵者之禮

賔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記

苟當作耇簡編剥蝕或傳寫譌也虞夏殷周莫不敬老故尚書以耇長壽耇稱齒德兼隆之舊臣故用為國客之稱以尊異之古者五十為大夫班至上卿而

天子加命以比王臣非耆老焉能躋此席賓于諸公之位而加以耆老之稱所以昭其敬也在賓則不敢更受主君之獻而必欲自同于諸臣在主國則待之如加命之孤而不敢使儕于獻主此以介為賓以賓為苟敬之義與

不嚌肺不啐酒

諸臣嚌肺啐酒國客乃無此二節何也國家閒暇君臣同樂而因以謹禮故其節不可廢國客則聘享饗

食恪恭以將事屢矣至于燕則加勞以示昵好故簡其儀　註似若遵者然也字誤為尊遂不可解鄉飲酒禮雖公卿為遵禮無嚌啐

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

既著為典禮則遣聘之國以中大夫為正使必以下大夫為上介凡燕外臣與本國之臣皆不以卿為賓者古者五十為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者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亦量其筋力難勝春秋傳趙孟欲一獻亦若

多獻之煩疏以為畏其逼過矣饗之獻賓既親即事則于燕可息之矣如畏逼則聘賓之受饗本國公卿之禮食君親與為賓主之禮何以不畏逼乎燕義曰為嫌義已未審又易以逼則失之愈遠矣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

羞膳者明著于經非補記或疑執冪者非命士

羞卿者小膳宰也

特著小膳宰明羞膳與賓者皆膳宰正也卿惟脯醢

而曰羞祭義薦其薦俎羞義可通用

惟公與賓有俎

公與客燕禮辭稱須臾焉而宵設燭則舉之必于日下餔君有稍事羣臣亦各食于官次明矣故惟君與賓有俎以為儀而羣下則無之從其質也

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大射禮惟賓有請而此記曰凡公所酬以下為卿大夫士三舉旅經文皆曰如初則皆有請也士之請亦

曰旅侍臣以至是又獻庶子及左右正與內小臣也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

周官膳夫之屬內饔掌宗廟之割烹凡燕飲食亦如之外饔掌外祭祀賓客之事則小膳宰即內外饔也經不見執冪者之爵或疑庶子士旅食者可供故記著其為命士經不見羞卿者或疑與賓同故特著其為小膳宰既于卿曰小膳宰或疑大夫以下復易人故特著凡薦與羞同之凡獻必有薦士旅食庶子及

內小臣皆使小膳宰薦何也薦羞乃膳夫本職為君展事無擇于所致之貴賤主人可通獻而况薦羞乎

有內羞

燕禮惟賓與公有俎嚌而不食餘皆祭薦而已故具內羞恐或有饑而欲食者與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

但具禮辭餘皆與本國之臣為賓者同也其異者本國之臣不拜賜聘賓則拜賜耳其禮已總見于聘禮

又見于公食大夫禮故無庸備舉

儀禮析疑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析疑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録監生臣甯汝欄

儀禮析疑卷七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大射儀

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

春秋傳趙孟曰武請於冢宰矣南遺曰冢卿無路以此經及聘禮參證則侯國亦有宰舊典也蓋假以尊稱以臨蒞其吏民與五等之國皆稱公大國之孤亦

稱公同義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曰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矣觀此則士旅食乃升於司馬掌於司士而未受職者作之以贊射事明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百官聞宰之戒則射前一日已官陳器與水三官聞宰夫之戒則届期已同視滌故下獨舉司馬之命張

侯設乏也疏謂滌射器非也射器拂拭而已無所用滌○自視滌至量侯道設乏張侯宿縣並射前一日事故以宿視滌貫之註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乏非也量人量侯定植巾車張之可同時而畢事若張設於三日之前必別具帷冪以備風雨非事之宜○此篇主於射而言視滌則燕禮不待言矣戒三官之地所滌之器滌之之法視滌者之儀皆不載必已見於祭禮也

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

筋力不可强而侯道之逺近壹以貴賤為差何也臯陶陳謨以六徳三徳為有邦有家之差蓋居君卿之位而德器才識不能及逺則無以馭其衆臨其屬故寓其義於射傳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志力不足以中鵠則君卿與有司同罰以示才德不足以稱位則不足以任國社而亦無以安於四民之上矣此義明則茍非至愚必將撫躬而自懼

求賢以自助尚敢荒寧以自恣於民上乎位卑者雖力能中遠而非其鵠不獲亦教以職思其居而無越志也傳所謂射者各射己之鵠繹者各繹己之志其此義也與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

前承宿眂滌濯後接宿縣則為射前一日事明矣

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西十北十之文重見以上乃司馬命量人定設乏之之

度此則巾車設之之事也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

於樂人之縣復特言宿事更端也蓋張侯設之與視滌同時而官事相聨無庸更言宿樂人之縣則宗司所掌也故别言之

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

磬西面而笙鐘與鑮皆南陳何也擊者東面而立擊

西面南面皆便也鍾鎛所以必南陳者以編鍾同簴不可以西面也南陳之占地無多建鼓猶設於阼階西以辟君降揖卿大夫之位可縮簴而西面乎阼階之鼓鼙南面西階之鼓鼙則東面何也凡考擊必用右手東面而擊者以南為便西面而擊者以東為便也○笙鍾頌鍾以應笙管皆編鍾也鎛則大鍾以聲羣樂奏九夏者○建鼓即楹鼓以木貫而建之遂以建名若以樹詁則下云一鼓在其南一鼓在西階之

西鶖在鼔西可矣皆特標建鼔義無所處於文為贅

楊氏復承朱子之意為儀禮圖最有功於治經者

但尚有宜補正處如燕禮但云樂人縣詳具於大射

而樂器之陳設無圖後之君子宜詳訂焉

一建鼔在其南東鼔朔鼙在其北

鎛建鼔大鼙小故設於鎛與鼔之間而少北於鼔以

便先擊鼙後擊鼔也

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

綴錫若絺於箭處風之搖蕩也葢冪謂以冪覆尊明勺加於冪上也又反之以覆勺也

皆玄尊酒在北

記稱上玄酒以陳尊南上玄尊在南也

兩壺獻酒

獻酒示爲獻服不設也註讀獻爲沙䟽因言祭僕用鬱鬯故隸僕以下卑賤之人並得以鬱鬯獻漢唐人學而不思至此貿儒乃以不用註疏病程朱謬矣

司官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

大射之賓大夫也以為賓而有加席與卿同猶燕之主人士也以為獻主而與大夫偕薦也卿之重席陳而不設以卿終辭且諸公無加席而卿之加席久設於其位非所宜也

小卿賓西東上

諸侯之國卿以下別有小卿春秋傳曾有宗伯小司寇乃小卿也蓋禮事獄事最繁難以兼攝故特立小

卿以主之其下各以大夫大夫之數所以必五人也
冢宰則以司徒攝而不設小卿故見於春秋傳者無
小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少宰衛有右宰穀蓋僭設
故易其名以自蓋也

若有東面者則北上

惟大射卿大夫在國者無不與小卿位於賔西五大
夫繼之戶西不足以容其席位故有東面者燕則無
此文衰老及有事於國中者可不與也

士西方

不著庭中南北之度以下旅食者在士南則其位約畧可知

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

非有禮事者不得升堂公將降階揖公卿大夫故從公者須負東堂而立也周官司士治朝之位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亦擬王出視朝南面故從王者亦

南鄉也彼或東上或西上以王位當路門之中也此皆西上以公降自阼階也○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儀畧也大射儀繁故有從者

賔再拜稽首受命

燕以示慈惠故曰許諾大射以辨等威故曰受命文無徵而不辨也

小臣自阼階上北面請執冪者與修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於諸

公卿者

羞膳者與執冪者同時而請而惟見執冪者升立之位何也羞膳者之職與其儀具詳於後也羞於諸公卿者亦然燕禮請羞於諸公卿者壹與此同而篇中竟不目其人必已見於饗禮公食大夫禮註洗如饗而畧之也

覩此篇亦可互證

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

公之降揖同而燕則賓不辟何也燕主溥惠於羣臣

而立一人以爲賔禮猶輕大射擇士以祭賔有加席與卿同升奏肆夏與異國之賔同眞爵執爵興而樂闋且上擬於君故於君初接見時退辟以見其不敢當禮也

公升即席奏肆夏

燕禮記若以樂納賔則奏肆夏此經三奏肆夏皆燕禮之所無也葢燕以示慈惠宜畧於儀節故納賔公即席及受獻皆不用樂大射以辨尊卑别賢能宜詳

於度數故公即度受獻皆以樂尊尊也納賓以樂賢賢也大夫以下無胥而獲者釋獲者有胥報勤也肆夏之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與大射辨尊卑别賢能之義相應燕而喇用肆夏以納賓其必臣有大勲勞功伐而加隆焉以厲羣下與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主人從賓之後既升堂則北面而立俟賓就席然後

拜其至故不曰拜至而曰至再拜也

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

禮與燕同而於賓增北面於主人增西階然後賓主所立之位愈明

擯者以命升賓

燕禮射人挼節而升賓不復請於君也此曰以命蓋君重其禮而特命之

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

燕禮輕獻公獻賓設俎者皆膳宰大射禮重轉以宰胥庶子薦設以士皆與射故薦設用不與於射者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於阼階下

主人獻公自酢燕禮酌膳志恩禮渥洽而不可忘也大射酌散示等級分明而不敢茍也

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

凡奠於薦東之觶不飲何也燕與大射公卿皆未得

獻賔已受獻且隨當受君之酬故不飲主人之酬爵以示不敢再先於公卿侯受君之酬而以酬公卿大夫然後事順而情安也主人之酬爵君不可用以酬賔故别舉媵觶而薦東之觶又不得他用則侯禮終而徹之可矣鄉飲鄉射不用薦東之觶義與此同其舉薦西之觶以旅則以事各不同而節文亦少異焉耳

公命長

長謂五大夫爵列之尊者故小臣以次作二大夫而不復請於君也公為公卿舉旅曰若賔若長則非以長幼言可知

皆奠觶再拜稽首

上稽首拜媵爵之命也此稽首拜飲觶之賜也賔未酬而先賜媵爵者飲何也凡酬必先自飲而後致爵於人媵爵者之飲乃代君也酬爵四舉非有代者君

豈能媵

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

燕禮主人自酢賓受酬二大夫媵觶公皆答再拜大射皆答一拜惟此答再拜何也燕示慈惠故過禮以明恩大射辨名分主人士也君於士不答拜以為獻主而拜答焉禮已過矣賓與媵觶者大夫也本當答拜故一循其常而於二大夫卒觶時閒答再拜以別於士賓則公飲射爵而夾爵及媵觶於公并答再拜以別於衆大夫又所以稱禮之輕重而為之隆殺也

賔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賔升成拜
拜下禮也故主人獻公大夫媵觶皆聽其稽首於階
下而不辭惟於賔則畧君臣之分而執賔主之禮故
命小臣辭而升成拜且始猶拜於下而後辭既則不
待其拜而升之皆異敬也公以賔所媵觶賜人亦不
待其拜而升之蓋所賜必諸公若諸卿之長或君之
師保故與賔同禮然君雖有異敬而臣宜守常禮故
至君命徹幕則賔與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公雖命

辭而終不敢升成拜

賔告于擯者請旅諸臣

祭祀賔客獻酬本無或遺而燕射舉旅必使賔請者自賔言之則不敢專惠自君言之則推惠於賔而使浹於上下也公卿之請所以推惠於公卿而使浹於諸大夫也（卒爵者大夫）大夫之請所以推惠於大夫而使浹於羣士也士舉旅而後獻庶子有司則士之請又推惠於士而以浹於庶子有司也惟賔之請見於經

而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蓋據為公卿大夫士舉旅受爵者皆曰如初請酬之文惟見大射何也大射禮重於燕於燕舉之或疑大射辨尊卑簡賢能一寡於君命或無此節於大射舉之則燕不待言矣以告於擯者以射者無自請於君之儀也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

公命不易主恩也實更觶臣禮也

卿辭重席司宫徹之

賔有加席而卿轉辭因其辭而遂徹之何也上則體君之意以致隆於賔下則不敢過諸公也

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不指言薦脯醢者以庶子仍設折俎而獻大夫始言胥薦脯醢則公卿之脯醢薦者仍宰胥可知矣賔薦以宰胥一日之敬公卿貴有常尊不得降於賔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燕與大射諸公皆無加席與卿辭重席之意同以成君致隆於賔之義也又位在阼階若加席則上擬於君故設席時本無加席不待其辭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

燕禮為大夫舉旅在獻工之後笙入之前以其事與無筭樂獻士相連故使媵爵者遞進而代獻以息獻主大射為大夫舉旅退於既射之後獻主之事至獻大夫獻工而中止則連而舉之可也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脅

大射以辨等威故惟公卿有折俎雖主人亦無脅以此知薦獻獲者之俎以祭侯設而釋獲者亦得以類及也

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獻公卿畢即為舉旅獻大夫直待射事畢而後為舉旅義主於射禮重事繁恐日不足也工得獻而笙否義亦然

乃歌鹿鳴三終

不合鄉樂射以擇士與彰女教之義無涉鹿鳴三終

無四牡皇皇者華左傳歌鹿鳴之三可證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

鄉飲酒鄉射惟為大師洗以衆工不過族黨中知音

樂者或國之中瞽下瞽耳燕與大射則歌者必大師

小師即上工亦異日之小師大師也故皆洗以獻而

並及於笙大射禮繁故省獻笙之節耳

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

旣無閒歌合樂則堂上之事畢矣故大師少師上工皆降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㑹叔孫婼聘於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舝則新宮有辭與南陔六篇異而獨以管奏射事殺故簡其節也敖氏以無管入之文遂謂即大師管非也上經工六人四瑟僕人正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則上工謂四

瑟明矣此經既曰大師少師上工皆降又曰羣工陪
于後則非衆管者而誰哉經於羣工陪于後下繼言
乃管則管者即羣工甚明無事復言管入言之法當
然耳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鄉射主人自作司正政學之常有司及時而發命國
君之禮則宜有請者
公許擯者遂爲司正

鄉射禮曰作相為司正所作無定之辭也此則禮之秩節故曰公許擯者遂為司正無所用其辭也

為政請射

為去聲言為政典而請射主於事非指其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於禮辭特著其義曰為政若鄉射以教學士燕射以樂賔無庸及此註䟽以為司馬之稱則司馬當自請於君不宜使司射請且君前臣名不宜隱其名而曰為政也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侯國三卿五大夫或從王事或交於友邦或疾或喪不能成耦故以士御之公卿不能成耦者亦以大夫御可知○敖氏云不言士與士略賤非也與尊者作耦自宜特文以見之上經云戒士射則皆與射而自為耦不待言矣

主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

南堂之前射者司禮事者掌射政者共獻薦者樂器

射器皆陳焉工人士梓人司宮畫物外別無所共之事故並立北階下○升自北階自北堂由東房以至於堂也宗廟之祭婦人由北堂以入東房冠之日贊者入北堂以洗爵而酌於房中則東房與北堂相通明矣

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

兩物左右相去六尺然後射耦張臂挾弓矢乃有餘地又司正命去侯物閒可容其立也

卒畫自北階下司宫埽所畫物自此階下

工人士梓人司宫本待事於北堂下畫物埽畫畢仍

反立於其所也

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

鄉射鹿中此篇但言設中而不舉其名者侯有三則

中亦宜三必已見於王朝禮又君射於國中則皮樹

中大夫兕中見鄉射記則别見必多矣○曰以聽政

者匪獨擇士以祭其坐作進退趨走呼唱比次誓命

視聽之節即軍政所隱寓也古者弓矢為長兵軍政莫重於此此聽政與上為政請射正相應○燕列祝史之位以或因燕而射則祝當釋祭侯之辭也禮主於射則祝必有事不待言矣

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此下司馬命張侯繫左下綱獲者倚旌文皆不具以其於射事為必不可闕之節於射者為必容有異之儀有司羣士自州長教射習之有素故可與鄉射互

備而不復舉耳其他與鄉射大同而小變者具有精意存焉不覆舉則不可得而辨也

司射入于次

大射有次非獨以國君具官有張耦次者也州長會民於序習射尚功以角材力習威儀與射者皆少壯强有力之士無所用次大射則公卿大夫皆與焉老者立而待事必有所休息以安其筋骸貴者降於階庭必有所隱蔽以肅其體貌又鄉射舉於春秋而擇

士以祭則無冬夏嚴風烈日勢不可以無次若鄉射禮亦宜然則黨共射器何難具幄幙帟案哉

由下物少退誘射

誘射之儀與鄉射各有詳略互備也

卒射北面揖

卒射大節故北面而揖示為誘射而射君之侯如復於君也○鄉射之主人州長也故司射南面而揖大射君在阼司射在堂而南面對君以揖則義必不可

蓋臣在君所奉命而執事時或南面司馬揚弓筵人抱著之類是也行禮則未有不北面者故雖聘賓啐醴必降筵北面註謂不背卿則鄉射公卿之位亦在尊東而南面揖敎氏云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然司射少退乃不敢踐君之射位非北面揖之正義也

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鄉射無次故司射先立於中之西南使三耦立於其

西南以俟射大射先比三耦於次北面命取弓矢俟

誘射畢然後定位於中之西南也

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

周官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謂六官之正與貳也此經司馬師司馬正教繼公以

為射時所立之官經指始明註義亦可通周官大司

馬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伍長與二十五人之長

皆得假以公司馬兩司馬之名則因射而立監得假

以正與師之名明矣知非司馬之卿與貳者卿貳席位在堂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而終獻獲者則非卿貳決矣周官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侯國爵列雖降員數雖減而職司必具司馬正宜取諸軍司馬司馬師宜取諸輿司馬行司馬○鄉射司馬不決遂以教射而不與於射也大射之司馬亦不與於射而決遂特備射儀以為衆式耳

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

鄉射鉤楹物當棟也大射物在楹間故升階徑適下物

卒射右挾之北面揖

鄉射皆執弓不挾而此右挾擇士以祭儀彌謹也鄉射南面揖此北面對君之儀也

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

階下陋各持弓矢必中空一等乃無掛礙庭中寛廣

故盡階履平地然後可並行

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

大夫則降即位而後告

初射命三耦有辭此命賓有辭惟公卿則惟以某公

與某卿耦告而不敢命以命辭有軒輊也

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

命大夫之耦與告於大夫同事而異文義容而文辨

蓋如此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

鄉射取矢必拾有司教射習儀不厭其詳也凡與於大射皆習儀有素者又耦多儀繁恐時不足以周事故初射不拾至再射設楅取矢於庭中於是觀禮則不可以或略矣○鄉射命三耦拾取矢後司射反位此經無之註疏推說義皆無據蓋未詳繹上下經文而考其事義也大射三耦衆耦位皆在次大夫立於三耦之南司射東面於大夫之西以命衆耦一人取

矢未畢司射不得反庭中之位及衆耦皆還反次中以俟射則司射作之以升遂適阼階下請釋獲於公備命射事直至命上射不貫不釋之後然後退反庭中之位中閒實無反位之事安得有此文哉鄉射始命三耦取矢司射即反位者司馬之位在司射之南三耦之位在司馬之西南衆賓繼三耦而立司射適堂西比衆耦命三耦取矢後必反其庭中之位乃可作三耦衆耦取矢於楅而次第作之以升其所立之

位命事之地絕不相同而欲以彼例此宜乎皆不得其義也

皆內還南面揖

觀此則司射卒射北面揖之義益顯著矣司射在堂君在阼階雖不正對君而揖則君見之故不可以南面君在阼階上射耦在庭中雖南鄉而揖君不見其面又揖後始適楅南則出次時在楅北進而及楅面必南故因之南面而揖也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
鄉射三耦及衆耦自始至終皆拾取矢執弓立而俟
大射之初則取矢於次而不拾再射三射皆取矢於
福退釋弓矢反位何也有司教射則宜使久立待事
以固其筋骸將祭而擇士則宜休其神氣使盡志於
當射之時也鄉射之終賓主人大夫獨釋弓矢反位
待事至旋取以升大射至再諸公卿皆取矢於次中
三射雖取矢於福與大夫同而隨升就席則釋弓矢

臨事而後取以優尊者明矣賔先待於物樂作而於公就席義亦如此

尊者為優則於衆耦為休其神氣而使盡志於射益明

一耦揖升如初

上經三耦大夫衆射者皆釋弓矢於次襲反位此直曰一耦揖則旋取弓矢不待言矣蓋拾取矢於次儀不可廢故使預習而復休之所以曲體人情也

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

鄉射一人執算以從而大射無之何也事輕人微鄉射獲者自執中尚有執算以從者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則别有一人執算不待言故文略耳

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

離者麗也矢麗維綱而不中鵠也梱謂植之横於上者仰觸於梱下落而經正鵠也雖不中不遠於侯故君猶可假

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

三侯南北正相值故鵠之見以差矢少揚力過强則或誤中其高且遠者矢少留力稍弱則或誤中其卑且近者故有中非其侯不獲及唯公則獲之法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以耦告則先公卿大夫而後及三耦尊卑之序也取矢以射則三耦先公卿并先君仍前誘射之義也不貫不釋賓與公卿之所同而於三耦命之言各有當也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

司馬下當有正字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

射以擇士不中者不得與於祭篇中射人司射大射

正小射正司馬正司馬師自始至終各有所待之事

無暇身與於射疑當以祭有常職如鄉師肆師膳夫

鬱人之類攝之非必取諸射人羣司馬也其餘百官

有事於射者則供其本事之暇當仍更互比耦而與

於射如獲者釋獲者倍其人數則皆可更番合耦經記無文必已見於邦

國祭禮

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

不中而以其矢告俾君自省以勉於後也人君於事物之理不中常苦不自知射失其宜而不中則易明於心亦所以示君當繹思已過也凡此皆所以防縱弛養德性事近而義深矣

公還而後賓降

諸公卿升射降反位皆如三耦惟君初曰就物事畢曰還凡要節而揖君皆無之也葢惟燕食賓初入君揖而進之大射之賓亦然及正射則無為對羣臣而揖亦無為向物而揖也君不揖而賓揖則疑於揖君故不揖與君同若兩君好會而射則揖當各循其節矣

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

君將射諸公卿始適次君射畢即於次中取弓矢而升貴貴優老不敢過勤其筋力也至三射則又與衆耦同取矢於楅蓋公卿民之師保百僚所式故使為衆耦之表儀以示儀皆素習雖貴且老而不敢怠於終焉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

命取矢以下六節皆三射之始事也再射之算尚未視獲未數賢獲未告中算未釋豐未設射爵未舉侯

與有事於侯者未獻而汲汲於此何也以此時儀節甚繁閱時甚久而司馬與司射所掌之事與用事之地各異故乘司射發命之隙使有司各供其事並行而不相悖而司射既請三射於公可直入次而命三耦矣禮之所謂連而不相及茂而有閒此其可驗者也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再射賓取矢於堂西故以矢授於西堂下以備三射

之取也舉賓之矢以見例則公之矢以授於東堂公卿大夫之矢以授於次中可知矣射畢凡與射者皆授有司弓矢故不列數也矢人即初納射器之有司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

鄉射禮執弓反位以弟子皆與射也大射弟子不與故反位不執弓蓋洗觶本末執弓也

東面于三耦之西

出師之禮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故鄉射禮司射搢扑

北面於三耦之南以三耦州之子弟可以師長之道臨之大射之三耦皆士而公卿大夫並列射位故司射之面位必異

一耦出

鄉射曰一耦進以立於中之西南也此曰出以位在次中

交于階前相揖適次

耦次在洗東南鄉射禮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

西彼射者州之學士也必過於司馬之前以察其儀度大射之耦則公卿大夫士降階而徑適次於禮乃宜

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公酬賓賓再拜稽首公答一拜至飲射爵賓致爵則答再拜者四不惟答賓之親獻及夾爵隂以示事有未當雖尊者宜為理屈重自抑下所以養成其德性俾凡事不敢自是而求助於賢臣所謂各繹已之鵠

也

公卒觶賓進受觶

公卿大夫飲射爵亦於西階示法行於貴而後可以齊衆也君則卒觶於阼階之位貴有常尊也公卿大夫之飲耦不升君則賓親獻而夾爵上下之辨則然而飲不勝之爵與衆耦同又使君知罰不敢行而躬宜自省也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

鄉射禮酌堂上之尊以獻獲者此别設尊以國君之禮與州長習射異所祭者不寧侯也不得與堂上同尊故設尊之初即正其名曰獻酒亦主獻服不而非為祭侯也此曰尊侯不沒其實也不曰大侯之乏之東北而曰服不亦以見此尊主獻服不而服不轉以

祭侯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

飲食之道祭必先於生人唯祭侯則先獻服不以義

取不寧侯無特祭之義故使服不以所受獻爵祭之葢服不以侯得獻故私以祭報而又申攻責於祝辭以為戒也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前司馬正獻服不註云洗酌皆西面疏因謂獻旅食尊後酌者為背君此北面不嫌背君以南統於侯曲說也諸侯堂高七尺禮行於階下庭中君不見故雖南面無背君之嫌況西面乎○鄉射衆賓燕獻大夫

皆不拜既爵故送爵即反位

卒錯獲者適右個薦俎從之

司馬獻服不薦俎錯焉示非為侯設也服不不祭啐而適右个不敢以巳之餘祭侯也終則仍設薦俎於之南明獲者雖以祭侯而薦俎本為獲者設也○五帝三王之世凡寇賊姦宄聽斷於士師其阻兵倡亂敢為不寧者皆強横之諸侯蚩尤有苗驩虎洗邳徐奄之類故射之正鵠取義於不寧侯使貴賤少長同心於貫之以示

敵王所愾之義義取於不寧侯而又祭之何也祭有非報功而以聲其罪者攷工記所載天子祭侯之辭乃周官太祝詛祝所謂攻說也燕義所稱則諸侯燕射樂歌非祭侯之辭師禡所祭於經傳無考而後儒以為祭黃帝蚩尤祭黃帝則禱祈也祭蚩尤則必以攻說之詞記曰禡於所征之地必以蚩尤為戒使不寧之方毋侮毋忽也

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

以此見祭侯之時執俎而不設至獲者反位卒爵而後設之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

張爾岐曰觀此則前註謂司馬正容獻服不與其徒之誤明矣服不本下士其徒即得獻亦宜在隸僕巾車之後○註謂不言量人此自後及先可知敖氏謂量人或不與此獻指皆未明蓋大射自公卿大夫庶

士以及士旅食者庶子皆受獻隷僕人巾車參于二
侯之獲者職卑事鋭疑不得與於獻故特著之若量
人制燔脯與鬱人舉斝瀝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
並受主人之獻於適士中若使司馬師與僕隷等同
獻於侯側則非其倫矣
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
不近酌獻獲者之尊而實之於堂上則别設獻獲者
之尊以祭辭稱不寧侯不可與堂上同尊益明矣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於公如初

再射升堂而後請特見於經此如初謂如初之請於

階下耳

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

反位

方命三耦取矢即反位與再射異何也再射司射之

事皆在次中三射則事在庭中不得不先反位也再

射時大夫羣士始即事恐其或懲於儀故就次中監

視之至三射則次中之儀皆前見矣而諸公卿始繼三耦而出就楅與衆耦同拾取矢司射命三耦後宜先反庭中之位以待事且再射止見大夫庶士次中之儀而未見其取矢於楅之儀至是始一一監視之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三耦本在次中諸公卿大夫之初位亦在次中既曰如初位又曰與耦入於次義不可通必傳寫者誤倒其文也若作諸公卿大夫皆降入於次如初位與耦

皆袒決遂云云則理得事順而辭意亦坦然明白矣

敖氏謂入次有淺深據經文所書亦無以見其然

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

再射言為耦之上下三射言所面之東西互見且相

證也○士與大夫耦再射即有之而至此始見以君

射之儀賓與諸公卿大夫升降進反揖讓之數具詳

於再射禮重文繁無暇及士與大夫耦之末節故補

叙於三射亦列事之儀法宜然

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

再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作言稍屬葢以君之血氣有强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疏數如一不可必得也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循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寛之亦所以使自循省而知職任之重且大也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於西階上如初

合燕與大射觀之凡曰酬者公先自飲也曰賜者即以其爵賜也凡言賜者皆無先自飲之文燕禮為公卿舉旅曰酬為大夫舉旅始曰賜蓋事主於燕時寛而禮可備也大射為公卿舉旅即曰賜事主於射時蹙而儀當略也賔已受酬而為公卿舉旅復言賜賔者若賔如子產叔向為一國之望則公或再賜爵以風有位而公卿亦以下賢為樂也為大夫舉旅仍曰若賔若長者如再舉觶以賜公卿則三舉觶或仍以賜賔也燕禮

為大夫舉旅在未立司正之前以工歌之後隨立司正說優升堂即閒有射事亦用以為歡其禮極簡大觀射旅後復射之儀可知　自當繼公卿而舉旅於未安諸臣之前以別於羣士大射則大夫志專於射必俟射畢舉酬然後理得而其心可安也公卿即不與射而廟有著位事有秩節大夫則射不中者不與於祭

庶子正徹公俎

王朝庶子下大夫二人中士二人侯國正必上士副

必下士也徹公俎者庶子正則俎服不之庶子必周官諸子職所作之羣子也服不在王官為下士則侯國必不命之士而使當官之下士設其俎不亦舛乎

大夫祭薦

受獻時不祭脯醢省其節文俾盡志於射也故三射既畢升堂坐飲而後祭薦士之獻以數多射前無暇及此必待脫屨升堂別有執爵者主人無堂上之事而後可徐徧耳

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

司正即大射正也司馬之事與司射等而不與於持薦以大射主於習禮觀德而義不兼於立武也司馬且不與況司士與執冪者疏謂文不具非也○按上下經文似羣士皆受獻立於東方而後徧薦焉司正射人執射政之總故獻時獨薦於觶南以優異之猶燕禮之主人士也而與大夫同薦舊說俱難通○燕以示慈惠故并及司士與執冪者大射以辨名位程

德器故惟射人特薦義之宜也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

鄉射之射事及獻薦弟子所共實多國君官備燕與大射獻酬射事皆官共之庶子惟設折俎弟子惟洗射爵酌奠而已庶子執事有列而門内無位士旅食者一無所事而位在士南特為設尊繼士而獻則為升於司馬之士司馬作之以從會同賓客者無疑矣葢士旅食者及庶子即他日之命士卿大夫也猶鄉

射之弟子即他日之學士可賔興者也使之觀禮則志氣有所感興使之習事則政法日以練達所以成其德達其材者即於是乎寓焉至於祭祀之有旅酬所以盡主賔之敬又以使族姻鄉黨情意周洽而潛消其怨爭鬬辨之萌燕大射之有旅酬所以溥君公之恩又以使少長尊卑分誼詳明而即是為恊恭和衷之本聖人縁情制禮徧布周密本末兼該而一以貫之如此○燕禮有士旅食而庶子弟子不與焉何

也射節禮容威儀辭命莫詳於大射乃庶子弟子所未見而宜早知者燕則君臣相樂惟將仕者使觀禮可矣

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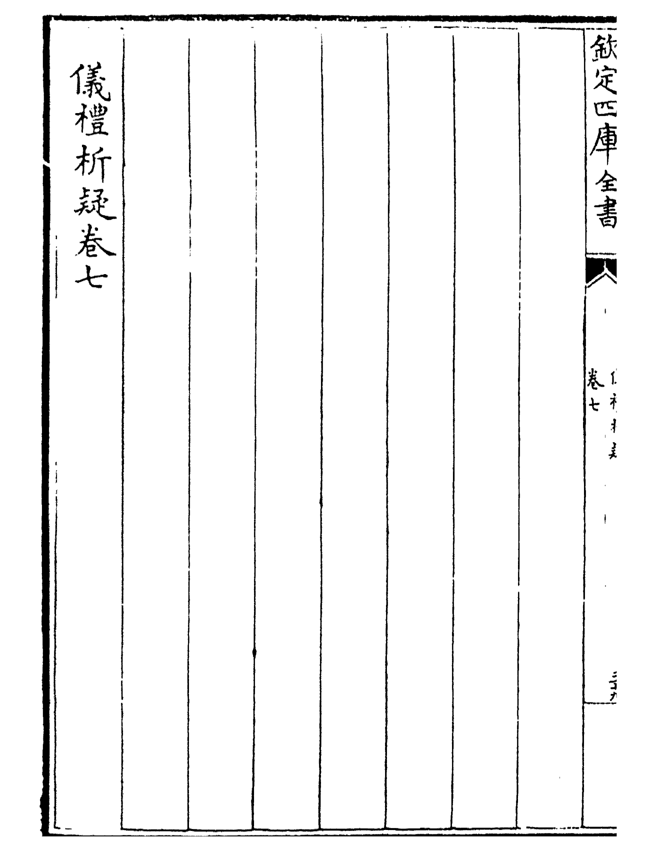
燕禮公答賓主人媵爵者卿大夫皆再拜大射皆一拜惟答賓前後兩再拜於飲射爵見救過之道在自下於賓媵觚見禮賢之儀當厚終也然賓始升及卒

爵答再拜而奠爵仍答一拜輕重之衡寓焉外此惟
始媵觶者卒觶後答再拜以此觶乃代公飲酬爵也
無算爵受賜爵者答再拜以受者非賓則公卿亦禮
厚於終之義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
士不得升坐獻與酬必俟卿大夫升坐之後等威之
辨嚴矣而公為士舉旅坐取賓所媵爵興而授爵酌
膳敬禮不殊於公卿大夫此士之報禮所以至於忘

身亡家也

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公為賓舉旅再拜稽首公答一拜則為卿大夫舉旅皆答一拜可知矣而無算之受賜者獨答再拜示君之待臣宜厚於終也猶燕禮公命徹冪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而不復升拜示臣之事君於終彌謹也



儀禮析疑卷七